



任 幹

光輝的意志

新文藝出版社

光 輝 的 意 志

——赴朝慰問散記——

任 幹 著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一九五四·上 海

內 容 提 要

這本書是作者於一九五三年去朝慰問後所寫成的九篇散記。這裏記下了英勇的志願軍同志對祖國的熱愛；對祖國建設的關懷和他們抗美援朝、保衛世界和平的英雄意志和勝利信心。

『會見了親人』『在劇場裏』『南方口味』等這幾篇，主要描寫了志願軍同志在日常生活中，所表現的熱愛祖國、熱愛祖國人民的高尚品質。

『光輝的意志』，記述了一位年輕的志願軍女電話員，怎樣在七天七夜不睡覺的緊張工作中，戰勝了各種困難，克服了極度疲勞而完成了艱鉅的任務。

『我們一個也不少，一點問題也沒有。』是記述了一個車站的軍事代表和警衛員同志，在敵機襲擊下，爲了保護我們的安全，而流出了自己鮮血的真實事蹟。

這裏也記下了彭德懷司令員對小朋友的關懷。『時刻警惕着！』是寫七月廿七日朝鮮停戰協定簽字那一天的見聞。

目次

會見了親人·····	一
在劇場裏·····	六
南方口味·····	一三
鋼鐵運輸線·····	一八
金花子·····	二八
光輝的意志·····	三六
『我們一個也不少，一點問題也沒有。』·····	四四
時刻警惕着！·····	五五
彭德懷將軍和兩個小雜技演員·····	六二

會見了親人

司機員老陳又在親熱的、甚至還帶着一些驕傲的在撇喇叭了，我們就知道他又遇到熟人。果然不錯，老陳照例從車窗裏往外探出身子，大聲地和迎面來的車上人打招呼：

『喂！是老王嗎，車上裝的什麼？』其實他並不需要知道別人車上裝的是什麼，所以他不等對方的話講完，便熱情地嚷開了！『我們車上坐的是慰問文工團的同志，剛從祖國來的！』

車兒連蹦帶跳地繞過了來車，平穩地向前駛去。

老陳怎麼也捺不住心裏的高興，又一次遇到他的戰友時，他就索性這樣說：

『——夥計，讓你也喜歡喜歡，看看我的車上罷，祖國派了親人來慰問咱們啦！』

汽車奔馳在朝鮮的原野上，四周看不到一座完好的村莊。穿過了城市，城市也只剩下了。一條馬路，路的兩旁，炸彈坑連着炸彈坑，大的已成了池塘，小的也有半人深。但是燒焦了的土地，仍然被人們小心地飼養着，彈坑裏，同樣也長出了茁壯的玉米和高粱。

天黑之前，老陳將車停靠在路邊的槐樹下。

『時間到了，美國飛機該上班啦。』他看了看錶，精明地說，『遇上飛機，大夥千萬別慌，咱有辦法對付它。』——

在路邊，猛地響起了槍聲，這是防空哨發出的警報。槍聲熄滅了千百盞趕路的車燈。我們的『嘎斯』，機警地摸着黑繼續前進。不一會，空中傳來了馬達聲，敵人的飛機，像一輛滿載垃圾的卡車，轟轟地從我們頭頂上開過。但不久之後，停立在隱蔽部前的哨兵，吹響了口笛，手揚着白旗，往返的車輛重又燃起了大燈，公路上熱鬧得像座城市。

九個小時以後，我們離開了公路，行駛在一條崎嶇的小道上。藉着車燈的光亮，有一羣人向我們跑來。不知是誰輕輕地喊了一聲：

『看，志願軍！』——

等我們完全明白過來，有些志願軍同志已經攀上了車，和我們擁抱在一起。車輛仍然向前駛着，未登上車的同志，揮着手臂，就跟着車奔跑着、叫喚着。我們只知道自己在叫喊，却誰也不明白自己在喊些什麼。

到達爲我們偽裝得非常嚴密的宿營地的時候，天已經亮了，這時才看清了捍衛着世界和平的英雄們，他們穿的都是嶄新的軍軍裝，左胸前的『抗美援朝紀念章』，在晨曦裏閃耀着。

金光，更有不少同志的胸前，佩掛着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所頒發的古銅色的『軍功章』和各種勳章和獎章。他們以軍人的榮譽和節日的裝束，隆重地接待了我們。直到此刻，我才發現和我在一起的機砲連崔同志的手裏，還提着一面大鑼，我覺得奇怪，爲什麼我見到他們的時候會沒有聽到鑼鼓聲。

我的詫異引起了崔同志的注意，他注意到手上的銅鑼時，覺得好笑，又覺遺憾地說：

『真糟，怎麼把它給忘了，這回我們的樂隊可沒有起到作用。』

他攜着我的手，一起進了屋，將鑼放在炕上，從一隻裝『全蛋粉』的長方形鉛皮筒裏，替我倒了碗茶，繼續着他的談話：

『——上個星期，我們正在打洞子，築工事，指導員告訴我們說，祖國又有人來慰問了。聽了這個消息之後，當天晚上我怎麼也睡不着，毛主席和祖國人民太關心我們了，我們心裏想的事他全知道。——那天不只是我沒睡着，全班的同志都是這樣，班長也沒睡着。後來大家都乾脆坐了起來，開了個臨時班務會，在會上，對這件事我們每人都發表了感想。』

『你們想些什麼？』我問。

『想什麼？——』他思索了一下：『當然，一想到馬上就能和祖國的親人見面了，誰都高興，可是再一想，見了面以後你們假如問：「同志們，辛苦啦，最近工作挺忙吧？」那末，我

們怎麼回答呢，難道我能說「還好，不很忙，上級交的任务都完成了。」這能行嗎！」

『那又有什麼不行的呢？』我問。

他見我問得很誠懇，於是認真地說：

『同志，我們在這裏爲的是抗美援朝，我們做的每一件事、和全世界的和平都有關係，你想想，我們擔當的是多重要的責任啊，有這樣一副重擔子在肩上，平時做工作上級交多少任務就完成多少是不行的，應該是有多少工作就做多少，拿出全部力量來，能多做多少工作就多多少少工作。你說是嗎？——那天我們在會上就作了一個決定，決定用實際行動來歡迎你們。』說到這裏，他用堅強的手臂圍住了我，對着我的耳朵輕輕地說：『現在我可以告訴你了，我們班裏爲了歡迎你們，兩個星期的作業任務，六天就完成了。』

『——在休息的時間內，我們還組織了口琴隊，鑼鼓隊，準備在你們來到的時候好好熱鬧一下的。你說糟不糟——』他瞟了一眼躺在炕上的光亮的大鑼。『一見到你們把什麼都給忘了，琴也沒吹，鑼也沒敲……』

我正想向他訴說一下我的心情、提出一些急需知道的問題，他已站起身來說：

『同志，趕緊躺下罷，你們一宿沒睡，再談下去就要妨礙你們的健康了。等你們睡醒了我再來。』

他挾起大鑼向門外走去。

雜技演員小邱，爬上炕，不滿意地說：

『剛一見到志願軍，就是睡覺，太不好啦。爲什麼要睡覺哩？還是趕快爲他們演出吧。』

在劇場裏

劇場在山北，我們住在山南，去劇場就得翻過山。雖說走山路在朝鮮來講是件常事，但上山總是很費力的。同行的王科長，却像在平坦的大道上散步似的，走得那樣自在，時常露出了同情的笑容，回頭招呼我，有時還伸出了胳膊來挽着我。我們登上了山崗。晚霞裏，清川江像一條彩虹，兩頭彎到遠遠的山後去了，像被雲遮住了似的。

來路上，有個同志趕上了我們，他的單軍裝上，散發出新鮮的布漿氣味。

『你怎麼現在才來？』王科長責備地問他，『隊伍哩？』

『隊伍早就到會場了，』他的聲調不高，但很宏亮。

『你爲什麼掉隊啊？』

『不是掉隊，我——。』

他看了我一眼，顯得有些遲疑，低下頭看着脚面，用手掌撫摸着剛剃過的發青的下巴，咧開嘴笑了一下，隨即拉着王科長向前走了幾步，低聲地咕嚕了一陣子。王科長笑了笑，在他

肩頭上拍了一巴掌。他回轉身向科長敬了禮，飛快地向劇場趕去了。王科長指着他遠去了的背影對我說：

『他是五連一排的副排長，是個好同志，二次戰役的時候，他當班長，四次負傷不下火線。有一次敵機向村莊裏扔下了燒夷彈，村莊起了大火，他幫助朝鮮老鄉從大火裏往外搶救糧食，被褥……，後來就昏倒在火場裏。……』

王科長非常喜愛這個英雄，他帶着笑告訴我：隊伍接到參加晚會的通知後，大家都換上了新衣裳。副排長走到半路上，才發現自己穿的是一雙補釘過的舊鞋子，就連忙折回去換了雙新鞋起來，所以掉隊了。

劇場是傍着山腰蓋砌的，在屋頂的中央，奇怪地伸展着落葉松茂密的枝椏，整個屋子都被覆蓋在綠沉沉的樹蔭裏，這些樹的樹榦，也便成了劇場的大柱子。屋子裏已坐滿了，連門檻上都坐了人，要想走進去很不容易，王科長領着我繞到旁邊的一個坑道口說：

『咱們從這裏進去，跟我來。』

猛地走進洞內，什麼也看不清，走在前面的王科長，不時地喊着：『低下頭。向左轉彎了。小心，腳底下有水。轉彎。』我隨着他的口令向前摸索，左轉彎、再右轉彎，前面露出了燈亮。我們到了後台，同志們在新鋪在地上的木板上忙碌着，做着演出前的準備。一出洞

口，就是劇場內的舞台。據王科長說，這是爲了對付空中敵人，所以將房子和洞子「打成一片」。

晚會開始前，我在台下找了個空檔擠了進去。

節目的種類雖然很多，却都很短小。每當演完一個節目，就接着一陣拍掌聲。

「節目真強。喂，鋼筆借我用一下。」在我身後有個人興奮的說。

「現在要鋼筆做什麼？」接着另一個人反問了。

這人的口音好像很熟悉，我掉轉頭隨着聲音找去，噢，原來是剛才在路上遇到的那位副排長。

坐在副排長旁邊的是一個生有一對大眼睛的同志。他說：

「我想寫個條子送到台上去，要求他們再多增加幾個節目。」

「再多加幾個？——算啦，別要求罷。」

「甚麼，你不同意多看一些節目？」

「誰不願意多看幾個節目，咱們瞪着眼看戲不費勁，你看看人家累的全身是汗，把身體累壞了怎麼辦！」

那位想借鋼筆的同志沉默了，看情形他已放棄了原來的主意。

台上在表演『地圖』了，當演員從直立着的竹圈中央穿過的時候，由於台板軟，竹圈隨着演員起步縱身時台板的震動倒下了。在我身後的副排長低低地驚叫了一聲。演員的臉上泛起了一陣歉疚的紅暈。在那一瞬間，擠滿了人的劇場內像一所空屋子，一絲聲音也沒有，接着，從劇場的四面八方，迸發出各樣的議論：

『噢，我明明看見他已經穿過去了，怎麼會弄倒的呢？』

『台太小了，使不上勁。』

『下一回應該蓋個大場子才對。』

演員小心地將倒了的竹圈重新豎起，又週密地檢查了一遍。他穿過去了，全場響起了熱烈的掌聲。

『哼，你不讓我寫條子提要求，爲什麼你在寫！』看見副排長在寫條子，那大眼睛的同志提抗議了。

『你別管，反正我跟你寫的是兩回事，』副排長忽忽地回答了他。

『讓我看看，』他看了，又把字條遞給副排長。『寫得對。可是我提個意見，後面寫的一個觀衆的「個」字，應該改成一羣觀衆的「羣」字。』

『爲什麼？』

『因爲我也這樣想。』

『行。』副排長同意了。

休息的時候，我轉到後台去。一張從小本子裏撕下的紙片，在演員們中間傳閱着，我接過紙片，上面這樣寫：

同志：

我們這裏的舞台不好，你們演員在台上表演很不方便，演出時發生的一些故障，那是我們準備不週到的原故，要求你們千萬不要顧慮。

一羣觀眾提

老田挨近我身邊，感慨地說：

『看見了吧，』他豎起了大拇指說，『志願軍，只有我們的志願軍才有這顆心。我活了五十多歲，單上台演戲就有三十多年了，從來沒有遇到過這樣的事。——』

『他們才是真正的藝術欣賞家。』小開一面說，一面穿上『新疆舞』的服裝。

觀眾的真摯的熱烈的情緒，大大地鼓舞了演員，演員們熱情的表演，也深深地感動了觀眾，這時台上台下，緊密地聯繫在一起，呼吸在一起，那樣的合拍、均勻。

老田在表演扯鈴（抖空竹）時，由於台小，來不及轉身，被拋出去而又急轉回來的銅蓋子將臉上的皮擦破了，血馬上滲透出來，可是他還像往常一樣，迅速地接住了銅蓋，很風趣地搖晃着光禿的高昂着的腦袋。以前，每表演到這裏，觀眾都會以熱烈的掌聲來表示對他的讚許，但在這時，全場却是一片肅靜。

我看了一眼副排長，看見他埋着頭乾咳了幾聲。那位生有一對大眼睛的同志，用胳膊肘搗了他一下，他抬起頭，眼裏噙着淚水。他猛地握了握身旁同志的手，又迅速地放下。然後在衣袋裏摸索了一陣，乾咳了幾聲，從袋裏掏出了一包香煙，又重新放回袋裏。看樣子，他焦急透了，他爲老田的受傷而焦急透了。

晚會結束的時候，夜已經很深了，我看見副排長和王科長站在門口，忽忽地談着話。在回住地的路上，王科長對我說：

『你還記得我們到劇場去的時候，在這裏碰到的那個副排長嗎？對，就是他，剛才他爲了你們演員的受傷激動得不得了。他對我說，你們回國以後，無論如何要給他做一件事。』

『什麼事？』

『請你們帶十萬塊錢去北京。』

『給誰？』

『就是給北京，給中央管理國家建設的機關，捐獻給國家建設用。他說：「我愛祖國，愛祖國的人民，但總覺得愛得不夠，應該更愛更愛……」你聽聽，這是心裏話，我們每個人都這樣想，』他頓了一下，接着說，『真的，對祖國、對祖國的人民，我們每個人都想變成三頭六臂去工作。』

南方口味

到了朝鮮，特別是和志願軍同志接觸之後，我們每個人都有着一個共同的願望：能多爲志願軍同志演出，我們便會多得到一分幸福。想是這麼想，可就忘記了炊事班的同志。

炊事員同志每天要爲我們做三餐，甚至是四餐的飯食，他們却不可能每一個人都看到我們的演出。爲了實現我們共同的願望，午飯前便組織了一部分短小的節目，去炊事房作小型的慰問演出。

跨進廚房門的一剎間，我們以爲找錯了門。原來廚房裏四壁刷得雪白，桶裏的飯，碗裏的菜和一切器皿傢什上都仔細的罩上了紗罩，這簡直像大館子的格式。灶台前站着兩個戴着白帽、繫着口罩、穿着白袍的人，他們一聲不響地注意着鍋裏的動靜，像外科醫生在手術台前工作一樣。

『我說不行！同志，這不是胡鬧嗎。』從背後看，體格略微顯得肥胖一些的同志，輕輕地在說話。從口氣裏可以聽出，他已經在發怒了。『這是肉片炒鹹菜，你攔上這麼一把糖，別人